

肥鄉縣志卷三十四

藝文

觀文成化鼓吹休明

以文維持名教經綸卓越金匱石

室之編景物流連

劍舞

珠光之句莫不雕龍學富繡虎才高

文可炳如日星卷常留於天地肥鄉地當故趙代有名賢稱
聲明文物之邦擅文彩風流之譽但論贊已詳於傳後不必
再爲表揚奏疏各備於集中無須重爲羅列碑記有關於政
事登載不厭其詳詩賦不涉於地方採擇姑從其略留一邑
紀綱法度體例宜嚴萃千年和順英華江山有助志藝文

月多果示

卷三十四

公移

公審編移

明知縣李斌

查本縣累年原造審冊地畝之開收俱無下落甲戶之總撤亦無定準書手增減任意弊端漫無稽查有一家而花分數戶有一戶而飛走數甲或托親朋婿僕分領或詭異縣別社寄庄或假契出佃代納糧差或賄書懸閣不派糧草甚有并地欺隱絕未入冊與差者每當審編之年惟憑書手造報官司既安於久弊而委之難稽民間亦習於作弊而不以為恠用致弊端叢蝟不可爬梳貧民若累無所控訴間有少加之意者又止付之無可奈何遂令十畝貧戶之家亦派朋貼蓋

徒知懲分地之富戶而不知道以困少地之貧戶也本職恭承委任特定審冊之規以爲釐正之計祖孫父子兄弟叔侄各要明開舊管新收開除寔在俱要下落甲戶之總撤務要相同屯社之總撤亦要相合依式造冊既完本職取入私衙親加磨對其奸弊猶十之七八因加嚴懲責令改正蓋花戶而合併者常濟等一千八百九十餘戶飛詭而首正者馬承寧等七百九十餘戶出佃而收回者李旻等五百三十餘戶地畝之欺隱首出者比舊增八頃八十五畝人丁之新報首出者比舊增九百四十餘丁本職就行據以編差凡往年躲避頭役富戶俱照地編僉不得幸免其五六十畝以下往年

受累貧戶俱無派及朋貼見年應役及被災人戶俱酌量派
與二年三年庶幾貧富勞逸皆得均適災傷人民亦得暫息
但查得本縣節年以來計首無濕地畝舊皆寄庫徵收以備
縣堂公用及查收支之數絕無卷案可稽今庫寄舊地四頃
一十餘畝除靳文才孫紹貴等節告攤認空糧去地二頃五
十一畝尙餘一頃六十七畝五分與前首出無糧地通共十
頃五十二畝六分若復照舊寄庫公用祇爲乾沒之資殊非
光明之體查得本縣儒學新署學田一頃六十九畝與民一
體納糧興差似爲未便合無俯從於內准除一頃六十九畝
代認學糧餘地八頃八十三畝盡數入冊各歸本社准令原

種人戶照例納糧興差攤入縣總舊額地內庶幾損上益下庶民受不費之惠以無易有學校裕供給之資宿弊一清而官民兩得矣

興社倉移

李 棡

照得民爲邦本食爲民天則積穀備荒乃有司之首務不待督責而所當自盡者也但本縣壤地褊小迭罹災傷而本職才識疎庸奉職無狀聽理詞訟多從民便數日間取一供審力聽其自認和息者卽立案遣之若欲干紙贖之數取盈勢必難及會逢今歲審編本縣人戶券契不明開收無據花分詭寄之弊甚多本職一一查出責令改正量准入穀免罪而

和息之情稍重者亦量處之除令冬季紙穀尙未登報以前
三季共于官倉積過穀一千四百一十八石七斗二升又于
書院學倉設處穀二百石於減定則例亦已無欠惟是連年
屢行賑濟官倉餘穀無多倘遇不測重災雖使積穀及數猶
恐無濟于事也因念社倉之制乃古人良法而本縣民俗浮
移不善蓄積每年各村賽會斂聚錢銀召集娼優粧扮神像
戲舞爲樂男女混雜所費不貲而泰山香錢出放率加十行
利本職先任魏縣勸民將此香會銀錢盡易以穀除祭神支
用外其餘悉以濟人各於本村積爲社倉蓋兩月之間積穀
八千二百餘石去歲水災魏民竟賴以給近於本縣設立鄉

約六十餘會仍令分行勸諭復捐祇候馬夫銀兩以倡之各村士民亦已相勸出穀據各鄉約會開報到縣共穀六千餘石而收完二堡義穀又六千五百石卽令社倉未備權借民間空房貯之本職已將祇候馬夫銀兩散給各會以爲修造社倉之本待陸續措處造完然後收入每年青黃不接之時令其出放息止加二小饑加大饑免息成熟之年仍令各村量行添入此法若行之有常三年之間各村之穀殆將不可勝食但民情之誠偽不一而官司之意向不同若非出納有經奸民或因之以滋侵漁負騙之私官司或移之以補官倉積穀之數是非惟無益于民而且有害于民也然使經官

查盤則又重爲民累卽今民懷顧望尙切慮此合無俯從免其查盤止于本府管糧廳置循環簿二扇給付本縣每年春季放完秋季收完俱赴府倒換以備查考各村放出收完俱報本縣有不完者卽呈本縣追納或行佐貳催收其各村管理收放人每年輪一公直殷寔者爲保長以司出納量與免其火夫丁差以示酬勸如此則一村之穀自足以養一村之民奸民不得以貧騙官司不得以那移卽遇水旱凶災復有官穀以濟之自是貧者不患于阻飢富者可免于勸借而盜賊亦因以潛消地方之民永有賴矣

修學舍移

李 棡

竊惟學校乃賢才之攸關而作養係有司之職任本縣有邑
自古代不乏人然而學校雖脩號舍尙缺以致諸生之會友
皆無其所而教官之講課久廢人不免于離群索居病自中
于孤陋寡聞欲其義重聚樂而合志同方德業疊疊日新人
才彬彬日盛不可得矣矧本縣民俗務本者多力學者少至
有家累數頃不識一丁村合百家儒無一人其讀書者又多
或作或輟一蹴中廢皆以星散寡侶而相觀無從故也本職
到任以來每月三次赴學聯屬會講孜孜勸誘頗相信從然
以居業無所散處各鄉志意終難齊一學業何由切磋看得
本縣李文靖公祠內空地頗廣擬蓋講堂一所學舍五十五

間以大學三綱八條分號每號五間廚房一十二間學倉二間量處穀石以爲貧乏賙恤之備及查得本縣本折馬頭編地均徭等銀每名准除一兩五錢爲赴京上納歷墜使用餘四兩五錢合追入官修學庶本折得以適均二季共該銀一百一十八兩又富民李玠欺隱糧地三十二畝今被李道首出共該銀六十四兩合無俯從追給管工官徑自收領市買磚木卽便興造不入庫收以絕嫌疑其餘工價容本職陸續查處工程完日另行申報庶諸生居業有所而官司課督有規德業互相觀摩而人才日以漸盛矣

議

聯鄉保議

明知縣李 棫

嘗觀孫武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竊以爲非獨兵也民亦宜然試觀周公之法以比閭族黨馭民其分數何如其明也是故以起軍旅以宣教化皆於此乎出焉自比閭族黨之制廢民庶散而無統所賴以明分數宣教化而庶幾先王之遺意者惟保甲鄉約而已而行之者率不得其意保甲止以爲彌盜之文鄉約止以爲諭俗之具而不知保甲非鄉約固無以彌盜而鄉約非保甲亦無以屬民必二者合一並行而以真心實意聯屬鼓舞其間而後可以有濟竊謂宜以保甲

明分數以鄉約申約束將槩縣人戶不拘鄉宦士民之家排門編爲保甲於各保中擇其村大者自爲一會村小者二三村共爲一會立會既定復於各會中擇其年高有德者爲會正殷實有才者爲保正以共理一會之事各因人情土俗酌定條規每月朔日各保甲集於會所申明一次望日各會保正帶舉善糾惡簿赴縣查驗一次令其善相勸惡相規婚喪相助貧窘相恤鬪爭相救解火盜相援應彼此互相譏察窩隱互相覺舉有不如今者十家連坐復於各保之中擇其強幹者爲驍勇以司緝捕一有盜賊驍勇卽率各牌人等共擒之本職蓋嘗行之魏縣幾於道不拾遺近復行之肥鄉自到

任以來絕無盜賊亦鮮人命而暴橫之風亦覺少息蓋非敢謂有消彌之術於此法實有賴焉竊以爲安內攘外使幾輔鞏固而亂畧不作非大經畧不能若欲使奸盜潛消而地方安靖恐無以易於此者矣

均徵派議

李 枋

嘗觀書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蓋則攘咸賦自古已然未有不則攘而成賦者也廣平壹府所屬九縣其攘土之高下不至甚懸然而徵派之輕重居然迥異蓋由國初地多荆棘後漸開懇俱未起科故原額地少而丈量地多當事者不欲增多以取駭于上而貽累於民遂以小畝折筭大畝是故有七

畝以上折一畝者則威縣清河是也有三畝以上折一畝者則曲周鷄澤是也有二畝以上折一畝者則邯鄲成安永年是也而肥鄉廣平則以一畝八分折筭一畝皆不過卽以一縣丈出之地仍投一縣原額之數非以壤地高下而分等則於其間也故當事者復貽言云以後上行造報則用大畝以投黃冊下行徵派則用小畝以取均平府誌昭然可按而覆用致節年坐派稅糧以此爲準秋糧每小地一畝威縣清河派銀二釐有零曲周雞澤四釐有零永年六釐有零成安邯鄲七釐有零而肥鄉廣平遂至一分有零其相去不啻倍蓰夏稅馬草亦又復然蓋折畝多則其勢不得不輕折畝少則

其勢不得不重而相沿日久恬不之恠乃至邯鄲之地復與
代徵協濟分派倉場每得其重且難者是偏累之中又偏累
焉蓋由本縣鄉以肥名上司每以爲肥饒之地而不知實因
趙武靈王臣肥義死節人嘉其事遂以名鄉試論本府殷富
之邑必稱威縣曲周而肥鄉南近漳河西近滏河連年水滄
幾壞城郭所不滄者獨城東一鄉耳安在爲肥即使果肥亦
何至與威縣清河相去七八倍哉今欲盡九縣之地而均之
不可得矣倘蒙將稅糧坐派之數稍爲調停適均使輕者不
至益輕重者不至益重則廣平成安邯鄲偏累窮困之民俱
受其惠不但肥鄉一縣而已也

漳水議

明江夏陳 鏊

按漳河之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州長子縣名濁漳一出平定州樂平縣名清漳東至林縣合流於彰德磁州之間至臨漳而成大河出廣平大名達于臨清冬春則涸夏秋則漲其涸也枵腹瞽瞍其漲也泛溢千里今年東明年西一淤成城一衝成河固地勢沃衍平坦使然亦由水勢波濤洶湧致之也漢唐以前其治易以黃河故道遶大名出河間達於海則黃河深廣而漳水易洩所以消息而不爲害宋元以後其治難以黃河遶徐州出淮安入於海則黃河淤淺而漳水難洩所以散漫而不可制其在今日尤甚宋元漳河南決從大名而

出自臨漳遶魏縣過府城之南曰艾家口入於衛河其流久
其河深此其故道也邇則向南之河忽湧成淤北決自臨漳
過魏縣從元城以遶于館陶此新河之一派也又自花佛堂
南決一口泛溢而爲四流魏與元城均在四流之中而廣平
西南若柳林屯龐兒庄南温油房等村泛則爲板蕩淤則爲
砂礫沉竈產蛙者不可悉數陵墓潭穴者不可悉記今之議
者徒曰如何堤如何塞如何記工而賞罰此不過補苴罅隙
奉漏甕沃焦釜之計也不知治漳與治河異黃河可資漕運
引注徐呂二洪水性湍急宜防而不宜洩漳河可資灌溉泛
溢三省五縣水勢平緩宜洩而不宜防司衡者果爲廟社生

靈經久不易之策必也如皇輿考營田議得鄭國以開秦渠得趙過以爲搜粟都尉制如趙克國得上便宜如平江伯久任責成相地勢畫經界立邱甸深溝洫時蓄洩播佳粒水一泛溢則散于五縣溝渠而不爲城郭宮室之害水一幹涸取于萬井蓄積而可收于倉萬箱之利則砂礫變爲沃土板蕩登于衽席其視今年堤明年決塞於南壑于北傾有限之帑藏填無窮之巨津驅必不得已之民圖必不可成之功此兩策者相去遠矣釋此不行而顧彼之久行此余之所未解也

風俗議

山游庚籌時管測

明張懋勤

夫民風不齊民隱難達凡少俱知識者目擊痛心自不忍緘

口坐視况乎冒一人之敢言洩一邑之公吐知必不嚴呵過
責也昔陸贄直詞敢諫自朝廷得失以至天下治亂無不區
畫懇盡真西山之出守也作政經列四事戒十害徐華亭之
纂刊官箴也肫肫以持廉存恕體民心去壅隔約束吏典聽
察詳審爲主推三公之心新十室之治吏弊民瘼庶其有瘳
乎敬陳四苦四弊五美以資採納四苦維何一曰催頭擾亂
之苦肥民村驚戶擾雞犬不寧莫如催頭遺害之爲甚也夫
里長催糧自是編審定徭有何推委今避不用里長名色更
用戶首再變用催頭戶首非里長乎催頭非戶人乎一里長
而增十催頭十催頭而拔扯滿族竟家家催頭人人里長矣

今有地不滿五七畝十數畝者而妄坐相牽終日枕衙門見官府與種地三五頃十數頃者同攤比較打點錢甚至典賣妻子棄家逃亡者又有三五催頭但求不隨衙爲幸共攢銀錢僱覓市棍代爲點卯支承一季得錢十餘千者勾呼更替之票無時蜂擁蠶食之禍不歇何貴此去里長之名也鄰封善政無如成安令劉延津盡革里長每於徵銀時出牌四面照鄉傳遞自納過限久違逐名捕之人畏刑罰不督自完至今二十餘年絕無拖欠之累省錢愛民莫良於此當行立此法以救萬民所謂爲民先去虐如治病急治標也二曰顧覓收役之苦大戶收糧取其自顧身家絕無乾沒浪費之弊張

開府不審收頭原爲節省民錢用官役收糧以免累償之苦也今不用大戶仍用大戶出錢乃顧覓市滑積蠹任情低昂火耗增而剝削重竟有驅騙逃遁坐追原審大戶者則是一役而兩行耽閣何貴有去大戶之名也若任家屯一季錢糧不過八十餘兩若顧覓一人上櫃須索現銀二十兩猶不足遂其欲以故本屯八十五歲馬禎哀告耳心自收寧受辛苦之爲便也餘社甲大者其勒索加倍更不忍言爲今之計收糧仍用大戶但求少寬其應承需索卷稍扛解案衣氈條鋪陳事外之費強如顧收役防騙詐受虛名蒙實禍者多矣三曰鄉兵悞農之苦甚矣操鄉兵之爲農事害也今日操演明

日勾呼及盜賊有警則平日所演之鄉兵何在乎蓋從來鄉兵不過虛應故事以當訓練而兵農淆籍勾報支吾當官府出閱之期非不挨門逐壁以從然而執器非銳枵腹不飽正荷鋤入鍾之時一經勾喚棄其耕畔奔走城市候名查點用錢代替行不成行伍不成伍聽一二未經陣壘之人指揮何異瞽人弄木偶嬰兒乘鳩車哉進止擊刺之法未明而士農工商之業轉病一經查盤事竣畢竟還成銷歇所謂糧不給則易饑派不均則易怨訓不熟則易散也徒增騷擾悞耕耘果何益於軍興而不爲百姓憐其苦也如必實用鄉兵別有區處良法在四曰勾喚巡鄉之苦昔侍御趙含章之治萬泉

也痛衙役下鄉之擾下車臨政雕木皂隸十數枚每兩造至
一掣一枝付與持票自勾人完自赴就理絕不差一役相
及萬民至今尸祝鄉村小民畏吏如虎而一夫被追舉室皇
擾稱貸蕩產雲翻雨覆矣而此輩狐鼠一持手票便同法旨
幫差副走哄然下鄉大而訟事爲之打點錢如川流卽小而
巡夜稽查窩舖納棘針出麥糠索料豆叫貼費派磚灰拘修
造一鄉而數十票一役而數十差陳陳相因歲以爲常豈止
蘇東坡所云千百虎狼散在民間哉思周商城在縣時衙役
勾人有止喫民間一碗麵者當堂審出笞五十枷一月革役
一時衙役以掣籤持票爲禍符而周圍官至巡撫當事者於

衙役何德於百姓何仇而不思一改弦易轍也四弊維何一日虧捐行戶之弊夫肥邑舊日管支買辦一切賒取於民猶或十償一二近日則一文不給沿門攘奪如寇竊然致令貧遷小民不敢入肥城一步察院用官價猶曰皇華過客也而抽豐客之虧捐其謂何與縣官用官價猶曰父母我邦也而羣吏胥之劫奪其謂何與成安廣平等縣耳彼何以肥鮮滿市此何以寂寞無開張役食其耳官招其怨此皆不遵平買平賣之約也可不訪而窮詰以彌盜泉之誚乎二曰禁革賭娼之弊蕩廢起於賭博盜賊聚於娼優故嫖黨從賭賭極歸盜其勢兩相因也欲彌盜莫先於二者嚴爲之禁焉肥俗近

年創立香會聚集棍徒明開賭場搭棚懸采樹望招呼一擲
萬鎊輪贏劫毆甚至操刃戰鬪如平原廟揭竿之禍可深戒
也各鄉村市頭開張賭墅較貿易者更多卽城中市尾每日
不除而寺前衙前城隍廟中其久聚賭區也娼妓鼓吹元用
本地樂籍近自水沒後官樂星散四方流來水戶每窩住酒
舖爲招呼沽酒之囿誘引愚民子弟淫蕩艱壞而不自惜也
蓋水戶中多藏強盜出入城邑因之暗地踴盤黨糾行劫往
往不可追捕必須淨除其巢窠不惟正俗省費彌盜之方莫
此爲便三曰斥絕淫會之弊肥邑村堡淫祠迭興信巫媚鬼
窮財壞俗未有甚於今日者始有龍華會之設繼有法船之

舉九天神女之副身及一切聞香龍夫等教作崇煽惑不勝
杜塞每春多起香會寔市井屠沽賭博之徒所作偏也夫日
中有市何用復開會場士民男女不別於途中致淫劫壞事
今值兵荒之後勢難從俗須嚴示禁止查報但有擅起香會
進駕粧演樂賽及搭臺唱戲聚賭酗酒等項寘諸重法不惟
節省民錢少佐饑饉且挽回風俗以杜盜劫以抑煽惑實安
撫民生之第一着也四曰推挽僭侈之弊肥俗舊尚儉朴今
僭侈已極伶人下賤俱曳朝履僕御卑污濫切冠帶婦女無
貴賤而飾金冠男子遍市井而衣羅綺鄉社擅奏笙歌婚嫁
輿乘騫馬今卽一酒保家促織螟蛉水劫暴富生子稱賀公

然用大鼓吹全部梨園妄僭無等莫此爲甚至若神棍藉術
役之勢長網利之風身無半塵而動曰溫居賃人寸地而假
名賀產收異子而稱作弄璋霸娼妓而巧言納妄每舉而致
百金一年而舉數次且聞設錦帳花燈張百花屏于通衢於
重九賞菊之候預賀岐歲元宵者同黨稱觴與共市人肩摩
往觀民不敢問官不得知此亦肥俗之急當芟除者也五美
維何一曰督鄉約風俗不興鄉約不講之故也舊非不講鄉
約上下視爲故事初或銳意舉行日久便成怠緩怠緩既生
銷歇立至則功虧一篑矣前大名道陳公大賓著爲鄉約集
成一書約農約宗約社約儲約塾約甲約巡約鑒共八目至

今府縣遵行以爲故事若照原約真實奉行而庶富教三者兼盡一帙之中化成俗美立有明效則鄉約一節慥在上官刻意督率今日循良邑令他年治平宰相矣二曰鼓士習士習之委墮考核之未行也以故歲考季考月考之法舉行不替士爭向學而行修矣邇功令嚴明學臺歲考之律凜然勸懲大脩實諸生之厚幸各邑季考月考間一舉行獨肥庠以水涖之後宮牆汚瀦廣文露處一切升堂晝卯之儀十年未復不惟月課無聞卽大令尹季考之臨久爲空谷足音今宜力行校試按季嚴督士藉此爲操觚自獻之具官借此爲作興誘掖之風因文攷行莫此爲先三曰建郊壇凡祭境內山

川社稷及風雲雷雨載在典禮有守土之責者必壇壝分明
坦甬清肅而後神有所憑以享禋祀今邑南北兩壇一望荒
蕪臺徑不剪舊制齋房門坊牲醴陳設之基一無所具也遇
春秋兩祭及禱祈諸事皆委拜草萊坎垆中欹倚參差苟且
率畧何以招來格之誠微鬼神之蠻大事狼籍則庶事之不
修可知急須築壇墼建齋房立墻垣監楯樾各書神號以別
祭儀庶不負朝廷設名立祀重社稷合天人之遺意也四曰
復倉廩邑設預脩常平倉所以籌兵荒重民命其義重矣自
水沒連廩而軍需無積邇來米荳徵收轉借民房收納大開
狼籍之費自種賠累之苦夫原設倉吏書役終屬何用而所

積義換常平之穀將安囿置乎爲日已久浸無經紀則三年九年之蓄摠成畫餅速宜按舊基建新業作一勞永逸之計
脩旱慶豐軍民兩利以民食爲天者不可一日不舉此工有
更生之望矣謹議

治漳議

清賀應旌

天下之水皆可治而漳不可治天下治水之書載在史傳者
不可紀極而治漳者迄無聞焉然則漳果不可治乎曰有治
之以不治則幾矣何以明其然也蓋漳之爲性也招之不可
來驅之不可去通塞無一定之方而清濁有必不可奪之色
也徐嘗聞諸長老有江南某邑候者希四門豹治鄴之奇聞

開北堤引而灌田未及半里勢不可支懼而塞之邑至今以爲戒不思漳之在鄴甫離山口峻岸夾持不得橫故可疏引及其下臨漳而抵于成肥地平如掌每當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恣流狂逞無所不極而欲其俛首帖耳馴而致之于溝澮之間此萬萬必無之理也斯非所謂招之不可來乎余村西有沙鳩一區高二丈衝可數百武當水之決而東逝也適與塢會附近村居方懼勢阻則必旋折而西瓴建波注岌岌不保旋使人覘之而蟻穴中潰矣少選傾塌如敗絮隨風毅然中訢而東下矣迄今舟楫相通者累歲不絕兩沙岸夾持如故水皆善下漳獨逆上斯非所謂驅之不可去乎余嘗乘舟

蚤出浩浩乎洪流也薄暮抵遷則受舄可登焉一旦輓閭幻不可測如此况乎千百世久千百里遙氣運乘除陰陽消長人事推遷物理代謝其爲變滄桑遷陵谷者又不知其凡幾見而凡幾易也斯非所謂通塞無一定之方乎俗傳漳水南不過御北不過滏御在今元城縣界滏在今永年縣界兩水相去百里其入御在百年以前不及聞其北流而與滏合正儻余沿堤引道東去滏北而清漳南而濁相合數十里流如奔馬分馳而色終不可混夫以千百人堤築之力不克禦區區一水乃確不可奪益信漳之性強而忍驕而不可制其古賁育之流化而爲神者與何屹屹也斯非所謂清濁有不奪

之色乎知其不可招則不必治知其不可驅則不宜治知無一定而不可奪則無用治而今之吏茲土者乃欲大起而治之且欲南北築堤夾河以治之幸其事寢不行耳行亦無濟厥事金大定十四年詔有司修漳堰照依蘆溝橋例招被水缺食人戶十二萬費銀一百四十萬有餘而無成功使其可爲則蚤已成之唯其不成而爲而尤特書之史以傳將以戒夫天下後世之不詢土著不審地宜輕舉妄動而無濟厥事者也漳之爲害昭昭如此漳竟無利于人乎平流曼衍或可樹稻幸其不至淤塞一畝可穫數石抵秋水涸種麥亦如其涸而不復再至者以之藝菽穀等物一田可兼數歲幸其

利則忘其害當其害又冀其利所以漳之爲患深且久於肥而不至致嘆子遺其盡者十年高下得失有以相償也故當其害之總至也不必驟與之衡衡則決矣譬人之鬪然彼方盛其氣以加我畢其命以要我而我唯迂徐引避若無所聞見者勢將不終日而氣索矣盈而毀天之道也極則返人之紀也治之以不治此一說也又如醫之攻病然病積十數年之久而發之一旦急售以芒硝大黃諸劑有入口僵耳不如飲食節外參苓養中如護嬰兒如峙弱草積力以圖靜心以俟正氣復邪氣不能容矣治之以不治此又一說也故當其害吾不責人之治水而責人之治人水之害唯人人治則水

何能爲勤訓撫以恤瘡痍發倉廩以招離散痛切經心而時
加摩撫優游於數年之久以待其勢之自定以待其氣之自
復則是可爲也不然水旣狂逞於前人復恣睢其後此與救
火積薪者何異術雖工庸何益况乎其術之未必工也而人
已與之俱斃也故曰天下之水皆可治而漳不可治苟能治
之以不治則幾矣

防堤議

賀應旌

肥邑正當漳水之衝其最急而大且重者莫如防堤計明季
沉城之禍有五唯壬戌爲尤甚迄今三十餘年其外日濶而
高其內日窪而深堤腹正與堞口相平甲午之秋水潦橫發

徼天大幸僅保無恙其不至爲壬戌之續者幾希在蒞茲土者以患不切身又或委於不經聞見其傳舍而築室也吾無責焉獨是邑之紳衿父老屢經厝火猶切怡堂無人一出而效桑土綢繆之策詎真見不及此歟母亦首事者憚興尤而偷安者樂自便也或曰肥堤則屢築矣官無日不督民民無日不在官子何代大匠斲之鯁鯁爲余以爲不得乎築之法與夫築之實不築則民不困益築則民益困弊端日滋而小民之筋力爲已耗矣日嚴日削數年以後將求民之復爲我用而不可得其禍更慘十漳水而人莫之覺也計一年之所費可敵十年十年之所費可敵百年而卒也高不加一尺橫

不增一步僅僅柳影參差徒資觀美每當水發輒危岌如故
此無他不堅不厚不經久故也有築之名無築之寔有築之
人無築之法也胥役之影射多端而小民之累苦莫告也則
欲起而爲百年不拔之基與夫一勞永逸之道勢非堅厚經
久不可而堅厚經久則莫若一倣乎郡東老許堤之法郡東
有老許堤不知昉自何年其上雜置民園圃村落相傳已久
而水潦絕不相及此亦已事之明効彰彰者也請自今先立
一式高一丈衡可二丈五尺許以令於民計肥地若干頃計
肥堤若干丈計若干頃可築若干丈一倍立小旗十倍立大
旗百倍立總旗俱擇老成有心計者董督巡視其有虛冒詐

僞者自總旗以下次治之其如式先完者卽釋去而胥吏不以預其事焉如是則人如自謀其家務未有不急而求畢務早歸者計每歲週圍增二丈五尺十歲可增二十五丈其上場圃廬居令民依次修葺以成村落侵民地以官價償其不願入官以俟其後之自爲場廬者聽其便而免其所占之租稅四面四角分八區將在闕之月有十五集移置其上以次輪流如是則人有趨高之便而又有逐利之謀未有不急而求自便其身圖者其四面四角之正衝開八孔道以通車設八譙樓以瞰遠外淤者寬其界以資行旅內窪者高其路以達關廂而其餘坦墉外向一切禁民不得擅行出入當外城

焉如是則既樂園廬之便又幸防守之嚴凡才有才急而
咸就爲家室者不惟可以防水兼亦可以禦寇而內城之倉
庫盈溢亦可自是高枕無憂矣此所謂一勞水逸之道也此
所謂百年不拔之基也此所謂堅厚經久而寔與法兼者也
苟及今不速加修築吾恐今日之經營蓄積徒以供他年河
伯之一燼而已庸何濟焉玩愒偷安之計何如慮始樂成之
計投鼠忌器之費何如剝床切膚之費以溪壑飽鷹鷂之費
何如以營衛長子孫之費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必有 辨
之者邑之父老紳衿倘不以余言爲不謬各出所見以共襄
斯舉我不得爲飛蟲之弋也我將不得爲釜鬲之漑乎哉畏

同累印救切纓冠雖譏以狂瞽訕以宜騙余不恤矣

碑文

洺州肥鄉縣重建至聖文宣王廟碑

宋殿中丞張萃

大唐舉義旗誅僞夏據廣平郡闢萬春宮置列人營就積高
之野牟四戰之利丁寅之籍旣庶而悍難治久矣濮陽李公
被廉察薦注令茲邑其始至方漳水決溢公戮力疏道民復
墾墾咸受其賜俄又構閭閻興垣墉於縣郭高貲之忙相慶
而說隨因上丁躬祠於孔子之堂流齋昇昨洗疊裸鬯執事
者蒼黃跛倚臨之顧制度贊引無公協禮公慨然歎曰我炎
宋重熙累洽文章之盛炳然與三代同風天聖四載詔下郡

縣皆許建學除學宮闡儒術而祀素王至於章服冕旒簠簋
籩豆薦飧行事之儀悉圖寫以頒示何斯廟不遵彝典獨喪
慢之甚豈有萬世帝王之師至聖文宣之號與社稷通祀載
於著令之靈可比於縣官偃室之下耶吁令何顏以處吏民
之上遂輯同寮謀之得縣宇東南隅隙地廣袤數百步仍募
縉紳之流呻嗶之衆梁棟之材瓌宏而阜積甃瓦之埴堅密
而鱗莖版載畚鍤斤斲圻瓊匠徒輪作助善亡疲未逾一時
功卽告畢請有堂拔舊架以崇之可陳函丈之筵門有閤度
隅局而立之可納犧牲之列創兩序于東西無慮二十四楹
生員肄業賓旅清議經史展閣饗饗羞饋於是乎在正貌做

於前崛起巋然飛簷翼宇當暑逆寒其坤頂之象穆昭之容
筭弁瓌紘山龍華繡飭之走仙源模其法式以塑繪禮器之
品椀蹶筥篚罇彝杓杓攷圖傳而改造故釋奠舍菜精嚴而
不黷飲福受胙興俛而有虔繇是見賢相之胄効官釐務非
俗吏之可晞也大抵斯土浚僊昔巨盜輔公祐杜伏威起豆
子航取徹侯封榮耀芬華爲時景慕習以生常依而作好以
斂藪草竊爲雄傑豪雋公銳意興是學而祭聖師也淵有旨
哉將誘掖流蕩漸磨仁義禪悛跼躄之性丕變洙泗之風壯
者暇日修孝弟於家長者頌白不提挈於路英才秀彥者趨
公鬻而修辭通經則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爲公相於當世書

功名於史策必曰某賢洛肥鄉人也不其美歟則李公之治跡雖西漢之卓魯未易過焉與人樂而誦曰我田漂溺李公稽之我郭頽境李公城之我有子弟李公教之李公旋歸誰其嗣之萃目擊其事請據實以書

洛州肥鄉縣創建至聖文宣王廟碑

金始平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龐雲撰

自古之君天下國家者莫不師法孔子至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廟祭孔子以爲先聖又取及門高弟顏子配焉以爲先師釋奠之禮由是著令唐開元中封以王爵謚以文宣宋祥符間復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洛之肥

鄉縣廟學久廢至宋熙寧元年濮陽李公爲縣尹復修之復
六十年值宣靖間歲飢民散盜賊蜂起其學宮悉爲灰燼迨
我聖朝受命削平禍亂四方底寧迄今八十年矣戶口滋殖
旣庶且富當偃武興文之時凡責承宣職撫字者皆宜以教
化爲大務乃縣尹之至者不以此爲心但汲汲簿書獄訟督
責賦稅而已俟其考滿受代而去殊不知學校者教化之本
源也禮經有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仲
舒亦謂古之王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
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形罰輕而禁不犯教化行而
習俗美鄭欲毀鄉校子產不從以其爲治務之本也且國有

四民士居其首學以居位曰士士之入學所講誦者詩書禮樂也所修習者德行道藝也相語言者仁義也皆六經典籍所載治國治家治天下之道孔子之至言也講之久矣習之熟矣一旦國家選而用之使之蒞官行法施於有政則不待臨事闕習而後能用能以儒術飭吏事以文雅斷國論所在則化所居則治此非設學養士作成人材之明效耶方今明天子在上崇儒尚文爲治道之先太和元年以令頒告天下若無廟舍者刺郡以上官爲勅建諸縣許士庶自願建立鎮陽張君諱利用字廷玉爲縣主簿以縣之宜聖廟及學舍廢之久矣乃舉令文以咨縣尹意以爲不及之務其議遂寢

未幾適有縣尹承省召解印去張君攝縣事乃復申前議於是縣之諸士人與民好事者相勸願以家貲出助而以狀聞於君君以學之故基卑隘相縣之東南隅得亢爽之地且以面文明之方也乃攻築之其良材堅甃工匠人力凡百所須無不備者經營築構不日而成乃於正位大成殿塑宣聖像及亞聖顏子孟子十哲像前東西兩廡繪七十二賢像冕旒章服制各異數丹青炳然粹容如在講經有堂肄業有齋貯書有庫修膳有厨壯偉閎敞煥然一新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簠樽爵簋簋春秋二八月上丁日行釋奠禮既成勸諸鄉先生率子弟之秀異者入學修舉子業縣民來觀者無不加

月身鼎元 卷三十四
肅敬之心焉相與語曰今之肥鄉彬彬然齊魯禮義之鄉也
皆主簿張君化之成俗而然也落成進士王天衢等請記於
予是爲記

廣平路肥鄉縣重修廟學碑

元朱繼雲

學校風化源也然興舉承宣非有司事乎哉四代庠有上下
序有東西學有左右東膠虞庠辟雍之稱曰質曰文制雖不
一要之明倫立極其義未始不一也聖人有天下得有爲焉
功隆治洽由此道爾不有天下亦以此道開將來千萬世之
學後代代相承君人者不以師道自任而任於人膺是任以
道民其惟有司乎承流宣化舍學校何以哉昔郡邑不罷教

化者莫蜀與閩若也文翁常表守之隆學官振鄉校竟俾二地克陋反醇蜀閩尙爾况古肥邑近鄒魯素囿先王教化中乎至正乙酉肅寧令張皞調尹是邑下車慨然以學校爲治道先相吾夫子廟宇門廡各間有摧配侑象有闕且堂暨齋厯歲彌久爲風雨頽將半不支尹曰可仍舊貫與同僚爲修復謀監邑塔失不花主簿韓淳縣尉張元英典史齊榮祖叶其義適學官郝恒文其事以請仍出月有楮幣給其須尹遂倡割俸佐之宿儒者士扣者相屬市材不以倍法勒取傭工加直倍常役故趨事者晨夜展力工踰半尹以病歸監邑及簿代至越明年丙戌雍兀刺友李居敬典史劉守中踵其事

落成焉殿堂門廡聖黜丹碧舉以法故不質不文配像有容
師生有舍諸生相謀曰廟學既完且美紀刻於珉其可已乎
走狀請記予以老耄辭弗遂則語曰吾夫子雖不有天下行
其道於當時千萬世後綱常炳炳其功與天地相爲無窮者
焉我元列聖致崇聖典比往古爲有增故家而闕里國而成
均天下而郡邑人報之禮亦如是

以儒術爲圖治

大法慮士氣淪敦委靡每鼓舞

之有司祇奉者又庸可

緩乎哉宜偕學官叶議相繼拳拳於是也廟學煥然新矣諸
生進德修業亦有感發有志於事功者乎蓋爲學非直尋章
摘句必欲致諸行而已然安於小成尤非孔門學者事孟子

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是之謂歟有司與舉之勤承宣之篤亦以此期於諸生也是有功於名教不可泯於是乎書

大學士竇公神道碑

元永年王 盤

至正十七年秋七月十有二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竇公以疾薨於京師訃聞上深悼惜賻恤其家甚厚皇太子送楮幣二千緡以供葬事以是年十一月庚戌日葬於廣平府肥鄉縣興教鄉之先塋皇太子令旨命翰林學士王盤定撰碑文盤謹按行狀公諱傑字漢卿世爲廣平府肥鄉縣人其先出漢大司空融世代編遠無譜牒可徵不能紀其世次遠

近曾祖亨值金正隆間料民爲兵曾祖以丁力富强被選爲
簽軍之家鄉人遂以簽軍目之祖榮父思隱德不耀公幼好
學喜讀儒書救祖旺爲郡功曹椽充執事權家門榮潤亦欲
使公改業公田趨近利而棄遠圖非計也不若仍舊卒不改
年二十值國朝兵南下親屬亡沒家業蕩盡惟餘一身暮夜
潛出收親屬之可識者埋瘞訖卽南走渡河依母黨吳氏居
三年有清流河醫者王氏妻以其女且授公以方脉之術公
由是從容安居而生理贍足平昔義理之學益得所養而日
進於高明矣壬辰歲河南破又喪其家由陳走蔡由蔡渡淮
至德安府孝感縣令謝憲子者一見如故交遂館於其家日

相與講明伊洛程張義理之學比之在北方時又益精切矣
丙申丁酉歲中書楊君惟中奉朝命招收三教公應募北來
遂得復歸鄉里更其舊名曰默字子聲鄉人好學者來問經
書疾病者來求醫藥率皆忻然應答人無貧富貴賤視之如
一鍼石所加醫藥所施病輒痊安而未嘗有一毫責報之心
久之道譽益重是時上在潛邸聞其賢將召之公深自韜晦
罕所應接已酉歲使者持教令至先使公之友人以私意往
見公使者微服躡其後公不得已乃出拜命大名府官即日
齋遣就道既至入見上問以治道公首以三綱五常爲對遂
大稱旨一日三召或至夜分不寢公又言帝王之學貴正心

誠意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因問今之明治道者爲誰公以姚樞對卽日遣使召之後仕至中書左丞壬子冬上命公往詣曲休河拜見太后賜之貂帽貂裘靴鞮稱是既至太后問汝爲何等人公以孔夫子門弟子爲對乃命之坐賜之酒食顧遇之禮甚厚時皇太子未冠上命公教之上將往征大理以玉帶鈎賜公且曰此金內府物也汝老人被服爲宜太子見我所賜物如見我矣公留數年請南還上命大名順德兩處各給第宅及土田婢僕冬夏衣服歲以爲常庚申歲上登寶位首召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一個如唐太宗時魏徵等輩人物可得否公對犯顏諫諍剛毅不撓許

衡卽其人也若識深慮遠有宰相才可大用者則萬戶史天澤卽其入也不數日拜天澤爲左丞相授公太子太傅公固辭曰東宮未正位號臣何敢先授師傅之名且臣才學空疎不稱重望五辭乃得免改授幹林侍講學士王文統拜平章政事上頗委注公奏曰陛下初登寶位天下之人引領望治朝廷宜近端方忠厚之人以立萬世基本王文統乃機謀權說之士不可大用一日同在上前又面詆之曰此人學術不正他日必爲天下大禍是歲冬公以疾歸家明年文統敗上追憶公言嘗謂人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者惟竇漢卿一人嚮使更有一二言則朕寧不思之常謂侍臣曰朕訪求賢士

幾三十年惟得寶漢卿李狀元二人又曰如寶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始爲完人遂遣使召公還京師益被信遇賜之第宅月給俸廩國有大政輒以咨訪公又奏言三代之有天下所以風俗純厚歷數常久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養之以立風化之本乃於是拜許衡爲國子祭酒至元十一年遷嘉議大夫職如故公年老不覲事家居養疾上數遣使候門以珍玩枕杖名果異味賜之東宮禮意又有加焉十七年又遷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竟不起享年八十有五公前娶兩王氏皆早卒再娶夫人賈氏出曹南大家慈惠賢淑治家有法次室王氏榮

氏子男一人曰履今爲奉訓大夫中書吏部郎中挺特有父
風女三人長適中順大夫淮西道宣慰副使劉執中次適金
紫光祿大夫太保叅領中書省事劉秉忠其季適承直郎大
名路總管府判官劉珪銘曰紀元中統運屬昌辰九重淵默
側席幽人惟時寶公樂道安閑潛身邱壑混跡塵園徵車召
至入見金鑾立談稱旨喜見天顏置之左右日接話言官師
嚴重館學尊崇公心淡然無辱無榮巖廟邱壑一政齊同政
事臧否人材進退清問所及正言不諱權臣奸計直挫其鋒
嬖倖邪謀預折其萌如秤稱物輕重不差如鏡照形妍媸不
昧我無偏私人無怨懟公之云亡聖意哀矜念公平生言無

隱情指陳是非炳如日星悃悃無華信而有徵勒銘豐碑百代流聲

重修儒學碑

明郭 郭

人君所以綱維天下而淑善人心者政與教爾政之得民易不如教之入人深也學校之設拔秀民儲而教之以爲宅俊之需內自臺閣部寺外自藩臬郡縣以及百執事之用無不於學焉是賴教豈可後耶我國家自太祖高皇帝首重學校以惇治本列聖相承先後一致天子繼續尤加意焉守令之賢否率於學政之修廢驗之肥鄉縣儒學在縣治切東稍南蓋宋元舊址也地脉鹹鹵土木易敝修廢無所於考宏治丁

已虛江錢君以名進士令茲邑病其隘陋銳意修建禮殿講堂巋然先成工且有緒矣忽陞任去正德中漳水突入城中瀰漫浸灌惟殿堂僅存一切廨舍皆狼狽不支諸生至假神宇僧居以肄講爲學之志落如因陋就簡上下餘三十年迺嘉靖乙未陝右趙君廷瑞以積學碩才來知縣事請於郡太守前侍御廣安王公偕僚佐馬君希龍趙君潤領幕曲君棠隳括需費周爰咨詢開神路於樞星之南三十丈復侵地於學門之西十四丈謂堂後卑下非向背所宜極力崇之以壯形勝禮殿講堂以次修飭東西齋廡掄材興新創建諸生號舍兩聯二十八區教諭廨舍一所九區觀德堂暨啟聖名

宦鄉賢諸祠以至神庫厨庖無不脩具落成士夫聚觀以爲
自昔未有諸生皆喜得依歸各思奮勵咸謂提調之功不可
泯推學諭龔君瑾介廩士韓大用高科詣余請記石余惟國
家建學育才才成而效用今之職教者卽昔之蒙教者也水
木本原其職分所當自盡者豈假外求哉世之泯泯無聞固
未暇論其力足有爲者亦隨其心之所向以趨一時之譽而
於風教所當重者漫不加意獨何心歟敢併及之以爲後之
繼今者勸

新建碧霞元君行祠碑

梁桐

碧霞元君女神也不見經籍廟在泰山之巔曰靈應宮香火

徧天下山東守臣歲委府官一員州縣官三二員領之得金帛錢貨頭畜以數萬計爲國家公費崇奉之者往往爲立行祠以故元君行祠亦徧天下我肥鄉西南三十里曰西韓爲巨鎮廼亦剏建之貨地二畝鍾水之坎也深丈餘附近居民爭負土填塞之爲高址繞以垣南向作正殿三楹前作大廈外作門楹數侷正殿神以類附者左右稍却亦南向作二殿合六楹翼之以兩廊各三楹鐘樓一鼓樓一焚楮樓二各一楹鑿井阼階下以便供洗背北向梵剎一楹東西向道宇二楹刻像塑像儼如也金采奘如也廟貌肅如也可以妥神可以陳祀可以崇敬偉麗宏濶甲多方矣肇造於嘉靖己亥夏

四月曆十七稔乙卯冬十月落成費金以千數計皆人所樂
供之倡之者馬虎等五人繼之者程鳳等四人守者張隆一
人事竣請記余論次其事余曰嗇於財者頑於義歎於事者
餒於氣久矣哉民之難與有爲也晦翁論十五國之風鄭檜
魏陳諸土之俗多其所鄙誚而深羨於雍謂周用之以王秦
用之以霸以土厚水深民無浮靡之習故耳今外藩固有食
地之毛租稅力役憚於供上奔竄隱伏貼官長累者况特以
元君之故無所督責不惜費恤力以集此事者哉此我趙人
忼慨豪俠之風不變也若鼓之以義作之以氣烏其所難爲
乎仰稽我成祖靖難之後卽定都北平裁燕趙以爲畿輔豈

獨擇地形之勝當必深取其民而用之也余因此而重有感
矣

重修李文靖公祠堂碑

金谿徐 瓊

宋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李公諱沆
字太初今廣平府肥鄉縣人以宋景德元年七月薨於位距
縣西數十步葬之計今四百餘年墓久坍塌弗治莫知所在
舒城秦公民悅來守是郡咨嗟周詢乃得之協謀於諸同寅
相與往拜勅知縣王君璣封其墓繚以周垣措置建祠祀之
經始於成化十二年六月初六日告成於是年十月十六日
走書於瓊俾爲記以刻石且屬南京兵部右侍郎邦人馬公

顯速之公少好學器度宏遠父炳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
公輔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事太宗於雍熙淳化之間
由將作監丞十一遷至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太宗悅之深
而重之至邊將詔書之稱旨貢舉謗議之不歸直貴人之褒
形於目送之時禮師傅之詔降於儲开之日繼相真宗於咸
平景德之際由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三遷至門下侍郎尙書
右僕射真宗尤信之深而任之隆嬖倖劉氏欲冊爲貴妃對
使焚詔不從駙馬保吉欲求爲使相執議而不可凡計
國事公事則公言謂密啓之讒佞豈可效尤郊迎慰勞論治
道之所先謂新進浮薄在所不用識丁謂之奸邪不可使在

人上寇準固違薦之卒爲排斥而後悔嘗契丹和親邊患既
息尤日取四方盜賊水旱奏之使知其艱難不然人主血氣
方剛不留意聲色則犬馬土木甲兵之事作矣後真宗果有
封岱祠汾等爲王且嘆其先識之遠真可謂之聖人又謂居
兵重位實無所補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
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狗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
司馬公論此爲得大臣之體公暇嘗讀論語要之所以爲相
皆用其言且謂節用愛人之說尙未之能行公治第封邱門
內廳前僅容旋馬而巢林一枝之自足於用未嘗不節也謂
靈州非朝廷所有莫若使軍民空壘而歸則關右之民息肩

於人未嘗不愛也使如天假之以年如所誥聖人之言終身誦之誦而行之於上下則真宗不止爲真宗當時以爲聖可矣何至狗欽若而有河圖洛書之問哉縱有之必於公而不於鎬也公測其旨必有息先幾又何有尊璠假漚之賜天書僞降之祥哉及仁宗嗣位詔公配享真宗之廟庭蓋有以知公矣嗚呼公之相業著於國史天下後世之所共稱矣獨鄉之祠墓久未修復是誰之過歟昔畢公保釐東郊以旌淑勸民爲首政今秦公守茲知是責之所在而修前政之所未修是亦旌淑之政也表一人於既往以勸一邦之人於方來此於畢公之政亦可以與之於是乎書

重建李文靖公祠堂碑

東安李 侃

公諱沆家世廣平之肥鄉史稱爲人性直諒內行修謹相宋真宗於咸平景德間去今幾五年墓在肥鄉縣西城內堂傾碑斷祀事不舉者久之今聖天子成化十七年廣平守秦君民悅二守高君祐肥鄉尹王璣丞武肅等相與積材庀工爲堂而祠之旣成命介來告予曰公宋賢相也願有以記之余嘗慕公有知人之明識見之遠而恒以天嗇宋祚不使其久居相位爲憾當真宗時賢相莫如寇準王旦澶淵之至危王欽若之蠹政非準及旦則爲宜和靖康之亂矣然至抑小人格帝心二公智所不能及者而公皆先知之如目親見之者

準以丁謂薦公不用準譏之公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及爲相果陰害準貶死雷州公在相府日奏四方水旱盜賊且以爲細事不足言公言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祀之事矣後果驗且始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宋自建隆以及景德君皆憂勤於治未嘗有侈惑而相亦方正忠義未有如謂之陰險者使當時二公信公之說則險邪之謂無自而用天書之惑無自入矣何以長小人之風而啓欺罔之心哉惟其不然故十數年餘效尤者出如王安石呂惠卿蔡確章惇秦檜韓侂胄蔡京賈似道之徒遂得夤緣以進而京之父子與夫方士王子昔王老至林靈素張虛白之流

亦得以此借口專權擅政竄逐忠賢大崇土木興兵兆覺卒
致財竭民困 二帝蒙塵遺恨千古吾知二公於冥

冥中思公之言應嘆悔之無已也嗚呼公豈不賢於二公也
耶二公勲業千載而下猶能使人愛慕况公可無祠乎公之
績如焚封妃之詔奪西夏之謀炳炳赫赫不可掩者殆不止
此特因於所慕者述之且予聞今之有司不肖固不足議而
其賢者於簿書期會之外亦寥乎其無聞也三四君子乃獨
能超然有慕於公而尊事之其志之所存爲何如也

重修李文靖公墓碑

郭 郭

天地生人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賢人君子出乎其間上

以輔君德安社稷下以敷政教綏蒸黎以共成一代之治然
世異代殊時移事易墳墓失守祠祀弗繼與齊民無異者何
限非借賢有司崇重表章之世道何所於賴吾肥宋門下侍
郎尚書右僕射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李公墓於景德元年
舊墓在邑城西三十步許距今幾五百年經元金兵燹之餘
碑碣儀物蕩然無存樵牧踐穢行道傷嗟正統己巳之變大
理卿王偉奉命撫巡駐境上廣城池爲防禦計忽夜夢一士
夫以居宅被侵來訴物色之城基所指適當公墓道遂展於
城內然亦未遑封植修復厯景泰天順至成化丙申得賢太
守舒城秦公民悅興滯補敝始建祠致祭禮請金谿徐內翰

瓊東安李都憲侃二先生聯豎二碑於祠前以表章之未幾
漳溢二水泛濫祠傾碑仆終宏治正德祀事不舉者又餘三
十年迺嘉靖庚寅侍御樂安蔣公賜按肥鄉知其事謀諸郡
太守太原高公汝行聿宏周垣高其堂宇復其祀典仍大揭
坊扁於墓道以崇重之五年於茲矣修復歲月迄未紀述今
太尹陝右趙君廷瑞好古崇文恐成缺典擇工選石懇余紀
其實以昭示後來嗚呼公以一代名宰相遭時不淑祠墓幾
廢賴諸公善政不至淪沒誠有不可不特書者若其精白一
心厯事二帝正大之氣先見之明遠讒佞抑浮薄進君子退
小人以共成一代光明之治厥功不在王寇二公下者載在

史冊且備悉于先生之名記茲不敢復言之

虞城范郡丞攝篆德政碑

張懋勤

范公諱志懋號太乙河南虞城舉人其攝篆肥鄉以戊寅八月二十一日至迄十月初二去終始才四十二日古人立三不朽公舉三大綱愛民禮士肅吏而已公孝弟鍾於胎教勤儉出於性成學宗孔孟道周程清絕剛直則又包孝肅再生也其家修詳八行圖出教魯山載論士紀文昌化碑令卽陽作訟卦易注鄉射養蒙諸篇持廉矢節百折不回蒞廣武郡丞憂切抗疏超然傑特有鸞鳳之目適肥篆缺父老走乞下臨不旬日百度維新廢墜悉舉所存者人不存之心所道

者人不出之語所發者人不行之政屹屹然居已煩苦以思
利濟人其愛民也則恪申鄉約善拔惡滯聽訟無留牘催科
不役民免課乃集更老與共有羨金悉編入公支於孤獨撲
背逆多方提命意在官省一役民得省一錢卽家督之克儉
不啻過之其禮士也則延如大賓下詢折節立蒙社尊師席
講學復古恭嚴拜坐問難分經指孝悌以實時習誘人持循
鄉飲酒禮克誠主爵所辟賓者皆朴魯天民革賄鬻建啟聖
立禮門新收入泮諸英郤諸生公譙公脩酒殺奉卮張蓋以
示激勸其肅吏也則申憲剔幣小盜必懲微怨必宥一切舞
文翫法遁若敗葉捲秋風平市價覈供費勘郵符嚴宵警賞

下鄉勸農諭爭畔賑糶之歸則徒步屏騶從城社不假言笑
佐貳禮以寅恭詳明律誥誓絕苞苴傳有云仰之如日月愛
之如父母沐之如雨露震之如雷霆若范公者可謂兼之矣
方思再造聖廟纂修邑乘俄傳簡軍鎮州報至公即日清案
牘散金錢大賚及物並不令人知其去比來卧轍攀轅公已
一宿郡署策馬北征矣異哉范公人染指阿堵公委若土苴
人迂濶禮義公指作性命人倚托勢貴公視爲冰炭人藐棄
貧賤公恤似骨肉心無曲折政必合經核而目之卽程純公
政譜富文忠郡譜曷莫非范文正公相譜哉合古不必合今
合心不必合時合政不必合人公之三大綱卽古之三不朽

因撮其大畧勒諸石以永奕世俾後之覽者有所矜式云

重修肥鄉城碑記

錦川王建中

肥鄉古衡漳列人蒲地戰國時爲趙境縣治居邑之中四方至者道里均焉其沿建創置載在誌書可考也康熙乙巳秋漳河泛溢崩壞城郭官舍民廛悉沒於巨浸因就邑東偏舊店營僦民舍以爲治所褊迫隘愜制度荒陋倉庫監獄諸無防衛凡西北南三鄉士民考課輸賦因公赴縣者迂阻回遠往返或窮晝夜力人人不便迨後漳水南徙大名界數十年來環肥鮮水患舊城地脉墳起而高衆咸思復其所今

天子嗣基御宇綱舉目張百度修整先農壇忠節諸祠前官遵建

舊城康熙五十六七年間前令王君能任倡邑之紳士人民重作內外二堂併後樓東西廂二座城之根趾亦俱覆板築數層顧其工力浩大未及繼而罷庚戌秋余承乏斯邑始至巡行井里見茲舊治適中宜民而地氣蒸鬱騰秀有煥發之象因與紳俊耆老重謀修復余首倡捐養廉百金而邑之人士踴躍爭赴投資給役不戒而集計得錢二千萬諸生宋錦李爾琮耆民李發彩等司籍董工勻稽出入經始於辛亥之三月十有三日初建城之四門門各冠以樓繼建縣署六十餘楹及土地馬神祠廟並馬棚十一間捕舍十餘楹若庫若獄悉完且固庫爲樓崇二十尺樓外繚以周垣獄之中爲區

者三日內日外又一以待婦囚又外則獄之複道圍墻也堂之左右吏曹房各十三間二門兩翼糧房各三間大門內有快皂壯捕等房共二十餘間俱係諸書役各以其班自繕而士民無與焉他如巡按行臺兩學宅舍弁兵營房亦以次興舉十月農隙小春爰議浚隍爲城城高十有八尺計周圍五里一百一十八步按社分工民樂趨事閱兩月而告竣惟學校雖那移二楹尙有先師殿兩廡戟門櫺星門明倫堂併闕帝廟橋梁等項雖工未停資財有待幸蒙憲臺允詳將隙地餘基分給願捐士民陞科辨公學校等項工程不日而成矣去歲辛亥十有二月之望日紳士固請遷居之吉也徙

之日老幼聚觀充衢坳路奉觴携榼以迎者列十餘里許邑
人士環向而言曰茲治之圯而東徙也幾歷年所矣前之官
斯土者俱視爲傳舍誰肯肩荷此任而惟我公性誠而毅惟
誠故明惟明故決始能勞來匡直未期月而使七十載舊邦
重新成此丕績是大有造於吾肥者也誠不可以無記余惟
春秋重用民力凡城築興作必書於策今茲之舉工用不資
而役不告勞成不踰時余蹇劣何能致此良由我

朝聖聖相傳深仁厚澤涵濡普被肥爲畿南近地沐浴乎化尤
深故其民氣和樂風俗醇美知急公務而趨上令如此孔子
稱王者必世後仁又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擇可勞而勞之

又誰怨予於肥民見之矣是可書也教諭賈廷梅訓導趙時傑典史鮑守德皆有捐俸相工之助而專視其役者則生監宋錦李爾琮耆民李發彩等例得並書於左

邑侯王公重修肥鄉城碑記

宋錦

公諱建中字懋菴三韓錦川人舉癸卯科進士初任廣東歸善縣知縣以外難歸雍正八年庚戌公服闋赴京

陸見

望天子明目達聰無微不至燭見公之風度神奇知非百里才也

特命守畿南內地以待遷擢而我邑之泰運來矣我邑古洺州地後相沿爲望縣邑乘載之詳矣康熙乙巳漳水暴漲陷場城

池舉城中之官舍民房學宮隍廟盡屬泥封不可復識而縣治遂東嗚呼噫嘻我邑六十八年之厄匪人謀不淑亦天之運數使然與康熙己亥前令王公能任謀之紳者請諸上憲慨然捐俸修復鳩工伊始適奉使解運西陲邑人貢生程學禮附監宋應魁生員李之綱張承祖高碧桂李墉監修前後兩堂八楹內署樓房十一間美哉始基之矣未克底成厥績尙若有待於我公也公甫下車以查倉詣茲土觀形勢相規模躍然興起曰此雄域也舊店營之湫隘不及此萬一所見與前令同而剛果信敏過之閱明年辛亥二月上丁集衆建議公撰緣疏首輸養廉百金以爲衆倡生員李之綱等二

十餘人莫不踴躍用命爲之募資財聚木石僦賃諸物料以贊公之大舉迺立四門四門有仇迺築垣墉垣墉仡仡迺修衙署而整學宮而衙署學宮莫不亭亭而翼翼他若行臺營舍創未有之新模高柳長堤復古初之佳致始於暮春之月而告成於乙陽之初猗歟盛哉何其神也非公之剛果不撓於物議大信足以勞民勤敏足以任事烏能不疾而速無所窒礙若斯哉由是子來之衆迨公之遷居卽在十一月之望日是日鄉民焚頂紳士執壺漿具餼饌遮道相迎者十餘里公亦畧去形迹與斯民相慰勞自辰及申公之簿書始得歸新署是公之大有造於吾邑也一時之德公愛公者無尊卑

貴賤羅拜階墀咸頌我公之賜下休而公猶謙抑不居唯曰
盡我當爲之事稽古召伯營謝仲山甫築齊孰非盡我當爲
之事而篇什咏之史書傳之誌不忘也今以公之利在生民
功及社稷邑之人士群謀勒石以垂不朽因述公所行之實
政而鐫刻之俟夫異時之讀是碑者卽以我肥之縣治爲公
之縣治爲公之召棠亦可

記

重修城隍廟記

邑人
張學顏

蓋明興統一寰宇酌古定制城池仍多前代之舊復令郡國
建廟以禮其神吾邑建城隍廟於治西通衢有司朔望展拜
規制已久邑東四十里地名大寨亦有城隍舊祠詳稽史牒
自西漢置列人縣魏置肥鄉歷隋唐或省入臨漳縣沿革靡
常必因漳水爲患徙城於今治而舊址尙存故千餘年間名
仍其舊鄉善人張居等因歲久頽廢棲神無所約衆施財重
加修葺工完請余爲記余攷

會典自都城以至天下郡縣皆有城隍祠宇若閭閻僻壤未有

城隍之名鄉人亦鮮有祠城隍者今鄉人張居等不從俗修禪林不經等祠獨修城隍古廟是有司之所當舉者而鄉人舉之神之所欲自於有司者而鄉人先之可不謂識邪正之辨知緩急之序哉然神以城隍爲名如縣令受

朝命司封土食廩餼必政平訟理而後稱其職神血食一方必救

灾捍患福善禍淫而後顯其靈應何近年來水旱爲灾神不能卹奸惡橫恣神不加禍盜賊竊發神不驅除小民所祈以生養奠居者多孤其望豈在邑在野皆有淫昏之鬼竊食其祀陰據其祠而非正神與若果有聰明正直之神以主其地必不忍民之不安其生也先賢謂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城

隍之神與社稷等不能庇民禮宜變置何用勞民費財崇非類之祠宇若使鄉人子孝其親弟敬其兄婦順其夫富者能施貧者安分强者不凌弱詐者不欺愚婚葬相資患難相救守望相助子子孫孫作善守法雖不修理廟宇神必陰佑使長保其身家若爲善不力見惡相效雖修廟煥美神且避之牲禮芳潔神且吐之又况有作惡之殃乎傳曰民者神之主神不庇民祠將曷主又曰心者人之神心如有欺事神何益故余因諸父老之請而明神所以庇民民所以敬神之義如此其修完工程用過財物並鄉人施捨姓名悉載碑陰

重修平原君墓碑記

張懋忠

趙諸公子勝平原君司馬子長云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比
主六國之會喜賓客飛仁揚義名滿諸侯輝燭簡冊膾炙人
口亦何其盛也所可仰見獨今一邱草木嗟夫慟哉夫趙都
邯鄲者也公子相惠文孝成凡三去三復卒於邯鄲而葬今
則云葬肥義之鄉僻亦稱甚及考輿輿此地春秋屬晉六國
屬趙趙築葛孽城梁惠王伐邯鄲取列人卽其地也土腴
形逸襟山帶漳足稱名勝之區公子有所嗜而然歟公子蓋
城出沒之蹊亦擇而取之也至若景物蕭涼風
土頽裂莫今日逾設起當年之盛以就今

公子

地下矣三千年以還華表且湮玉魚未出宜乎田畝間轉相

甲乙耳按上古諸史及大明一統志俱不載公子葬地獨邑志唐宋相傳以來城南數里有塚卽平原君墓墓陰春雪經旬不溶 理窺 下 環塚遠近絕無高阜此必公

子墓無疑也僕畢力參考事迹可憑烏可滄海桑田 之因授記 石用兆不泯後之人採古蹟者或有取於茲云

崇德書院碑記

乾隆二十年

邑人韓士玉

蓋聞上下庠昉於有虞東西序始自夏后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以建學爲首務也我肥自漳水爲患越七十年歸然獨靈光之存矣歲乙丑我邑侯鄭老夫子以粵左名士奉

命來蒞茲土見夫雞犬桑麻油然載敦麗淳樸之氣爰進諸生

童而課之以學擇其文理清真負姿穎異者得二十餘人課
藝則有程期講說又不厭敦復其爲文也王唐瞿薛資其範
圍其研理也濂洛關閩探其闢奧期年間文風蒸然丕變士
之來學者亦愈多而我夫子之心益懼曰學須靜也靜須學
也諸弟子自鄉入城力旣勞於奔走猶以關防官署出入爲
煩因卜地於

先師廟前營建書院捐俸百金以爲邑人倡邑人亦各踴躍歡
忻出資贊成後寢室中講堂左右翼以學舍其前爲門房東
西偏則厨灶錯出其間大小共三十餘棟始丙寅之春三月
閏六月功成日崇德書院夫子於是心喜諸弟子執經問難

得其所矣顧以公務故恐有作輟爰聘壬戌科進士馬倫溥者以爲師館金膏火歲費二百金皆出廉俸仍月給紙筆獎勵我夫子之惠邑人者何教思無窮耶從此晦明風雨不廢吟哦爲忠臣爲孝子將於此館有厚望矣不謂三年報最以廉明遷陞異地諸弟子祖餞東門隨行百里依依不忍去卒以夫子嚴命拜別蒞南皮往來無間歲辛未以外艱回籍紳民咸至樂城趨送而天南地北之感自是徒勞夢寐甲戌春服闋赴都奉發旋補直隸冀州牧此真離而復合夫子用益忻然雖自肥抵冀相距三百群相率趨謁而夫子誨示諄諄則弟子之習舉業者深幸再得親炙鈴鐸緣是重新用追

敘其始末壽之石以銘夫子之功德夫子

諱

大進

字

謙基廣

東揭陽人乾隆丙辰科進士並載之以垂不朽云

文廟重修碑記

乾隆三十七年

邑人張毓藻

國家教化行而風俗美崇儒重道有自來矣

至聖先師孔子廟崇儒重道之地也歷代相承俱有肇造至我朝而大脩焉其規模宏敞方面整飭以肅觀瞻以嚴對越禮至隆也粵自康熙三年肥邑被漳水滄沒移治所於東營遷徙草創

先聖之廟貌亦因陋就簡無以昭敬而明虔暨雍正九年邑宰

王公城舊肥而居焉時值傾頽已久修復未遑

文廟基址雖仍其初而

大成景象全非其舊他如

啟聖祠明倫堂兩齋兩廡鄉賢名宦諸祠以及圍橋靈星諸門
要不過畧舉廢墜云爾非有恢宏濶大之模也數十年來風
雨飄搖寒暑侵蝕墻垣棟宇又幾剝落矣夫文廟不肅何以
廣教化而善風俗哉邑侯戴公下車慨焉修復爰是捐俸
以倡於先諸士民樂輸以勸於後廩生王九河等同心協力
共勩厥事不期年間而大功告竣自

大成殿而下次第聿新殖殖其庭噲噲其正竹苞松茂鳥革翬
飛丹漆黝聖於爍炳耀於以肅觀瞻而嚴對越如親諸賢之

月夕昇示
道範嗚呼豈不盛歟顧鳩工庀材雖出諸生之力而經營籌畫則我邑侯之烈也邑侯戴公勤於政治尤上體國家崇儒重道之至意以學校爲先務而司鐸李公顧公復共襄厥成自此鼓舞振興士風丕變人文崛起行見沐詩書之澤而發道德之光書升論秀蔚爲國華然則是役也方藉以廣教化而善風俗予將拭目而觀作人之效云

武廟重修碑記

乾隆三十七年

邑令戴 棻

立非常之業者必有非常之報蓋必其人磊落光明超前軼後而其功其德復足以彪炳古今爭光日月始克垂不朽之名馨香奕禩如後漢

關聖帝君扶植綱常維持名節浩然之氣充塞兩間自漢及明凡
歷十餘朝羣然欽奉至

本朝而祀典益隆追封三代又蒙

諭旨褒崇加封廟謚曠典頻頒逾於前代至其威靈之赫奕不特
春秋秩祀歲有常儀卽下至鄉村僻壤婦孺愚夫亦莫不各
建專祠歲時祭獻可知頑廉懦立之化洵有由然 若夫忠
貞所著勲烈所垂史冊昭昭無容贅也肥邑舊有

帝君神廟在縣治之西南康熙四年經漳水滄沒無存雍正壬歲
瀋陽王公建中宰是邦卽於遺址建大殿三楹後殿三楹拜
廈暨山門各三楹門外樂臺一座周圍繚以墻垣計長二十

餘丈高七尺許廟貌既成形勢亦較前大擴矣迄今閱三十餘年風雨飄零幾成廢構余自甲申秋蒞任茲土謁廟之次覩傾圮狀悚然弗寧卽有志修復是時因年歲稍歉民力未紓且

支廟亦需更葺不克並舉坐是因循至今茲

學宮業經次第告竣是役也亦不可緩遂首捐俸爲邑倡諸晉

商亦均不約而同醵金約千餘爰擇其中醇謹而有能者董其事余亦不憚身爲程督庀材必良命工必謹經營布置不數月而落成猶慮廟前地稍隘不足壯觀瞻而在城民人張丸成復慨然出已地七分有零捐作照壁基址之需從此氣

局整齊規模宏敞自大門以至殿庭丹堊輝煌金碧炫耀靡
不煥然一新既蒞事董事諸君郭永義等相率偕來乞余爲
記而鐫諸石因爲次其顛末而并誌樂輸姓名銀數於其陰
亦以見余八載清漳此願於今始遂觀繼事之難益念經始
之不易苟非王公創於前而諸君等竭力贊襄於其後未必
能相與於有成是其功尤不可泯也於是乎書

昭龍廟碑記

乾隆四十九年

知縣完顏岱

蓋聞天運於上而歲功成春華秋實固賴四時之氣而所以
滋生萬物者又端藉暘雨之調

聖人御世民泳太平典祀百神敬昭靈貺雖百里之邑神式憑之

岱治肥三載間當雨澤愆期步禱誠求未嘗災及荷天之庥
沐神之澤不綦重哉邑城向無

龍神廟於祀典有缺因捐廉創建殿宇三楹於城西遂像焉且
掘井得泉以昭其靈佑廟成鄉人莫不瞻仰來拜俾男婦老
幼咸知敬焉曾兩捐俸金買香火地二十畝卷存戶房可考
爰今大佛寺僧人司事啟閉以待後之來者擴而充之益足
以彰崇祀霖雨蒼生是亦百姓之福也岱又何敢居功焉是
爲記

重修文昌閣碑記

嘉慶八年

知縣魏廷鑑

嘉慶六年夏

聖天子崇文重道以

文昌帝君主持文運輔國治民崇聖教闢邪說靈蹟最著

特諭春秋二祭遵行宇內甚盛典也肥鄉舊

文昌閣創自天啟間迨我

康熙四年漳水衝城樓閣浸沒雍正十年重修迄今七十餘

年矣余自二年來宰是邑廟以歷久不修棟椽傾折八年夏

復臨茲土十年春諸紳士籲情請修共捐銀三千五百餘兩

擇吉興工不辭勞瘁越三月而告成嚴嚴翼翼壯偉閎耀邑

人士聚觀以爲自昔未有也工既畢予思是閣也闢閭邑之

文運肥之士以時瞻拜其旁退而各思自奮相與有成他日

皆道德明秀可爲公卿立朝輔治黻宣猷以頌

國家崇文之功豈不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於石而誌其復興之

歲月云

賈文正公神道碑

康熙二十二年

邑人賀應旌

竊聞國家所以持盈保泰道莫重綱常吾儒所以範身率物
學莫先誠正肥鄉先賢賈文正公卽其人也考史公初遭亂
家破竄身江淮間流離播越其於天人義利之幾研之精持
之固矣至不得已出而應世祖之召一則曰三綱五常再則
曰正心誠意終其身持儒術用世迄未嘗斯須委蛇循貶回
朝許史諸君子亦莫不相與協寅亮采共濟和衷卒使誠結

主知位登三事錫賚優沃考終官闕天子遣行人護喪歸葬
贈諡如禮賜祭田若干畝起明代迄

皇清

範主附孔廟春秋上丁廟祭次丁墓祭計今凡三百九十二

年煌煌未之或改也惟是遺塚坐落邑東屢經漳水湮沒園

陵無監守之司童豎多樵採之入邱隴崩頽邊幅殘毀其爲

若敖氏之不血食者幾希邑諸生激爲義舉請於山左張邑

侯侯蓋學道古良牧也蒞任三載一切與民休息與誦臺獎

銓衡將不次超擢一旦感於所請勃然興曰是有司之責也

夫於是捐俸鳩工命署捕郡經歷龔公士成襄理拔碑泥中

築阡隴上覈原田以正經界寬民力以供香火猶欲種樹建

祠煥然爲遺址更始諸生樂侯之相與有成輸金買石紀其事而委余屬祠余曰肥邑先賢登俎豆者多矣如肥公義趙公勝李公沆咸卓卓以謨烈芬青史餽羊雖存眠牛莫據令人扼腕獨文正公一片北邙地所謂衣冠劍履之藏庶彷彿於寒烟衰草中如或遇之然猶不絕如縷屢蝕重明豈非天地間浩然剛大之正氣不易傳不能抑之不傳而又幸值絃歌君子心切景行道隆師表無所不致其慨慕追崇之力不知者以爲時數之遭而知者直以爲道義之符南北心同先後揆一理固然耳余因茲有感焉吾肥古稱文獻之邦自陽侯沉城以來官司失守故籍淪沒風尚凌遲人文凋謝於斯

極矣乃天誘其衷諸生挹昭曠於先民荷鼓舞於長吏漸次
澤詩書勵廉耻登大小之學廣伊洛之傳流風未泯教思遠
播則今茲封題而表式者其母乃由否而亨由剝而復風氣
鼎新之一會乎區區佳城驚莘羣賢俯仰何足爲文正公侈
哉公門第勲業元翰林永年王公磐誌之原碑今出泥中未
損字仿顏柳詞摹漢魏行人尙琅琅可誦也邑侯張公名宗
彞山東萊州府掖縣人一時學博贊尉及諸生勒事者勒名
碑左同垂永久

碑撲地下幸而未斷同治六年四月教諭趙文濂修公祠
門樓墻垣起之泥中樹之廊下字迹完好如新惟背面字

多漫漶亟採入志

重修城隍廟增建寢宮碑記

道光十年

知縣汪玉海

蓋聞廟貌乃祀典大端而修建亦有司之急務城隍之祀厥名肇於字史厥義肇於繫辭所以保障生民捍禦災患而春祈秋報一歲之豐歉係焉福善禍淫百里之感應神焉不有邑廟何以昭肸嚮而肅觀瞻歟道光十年二月余來知縣事循例謁城隍廟仰見殿廡草荆丹雘未成詢知肥治舊有邑廟在縣治西康熙四年漳水灌城碑碣儀物蕩然無存至雍正九年邑宰王公建中卽舊址稍稍創建乾隆三十八年戴公棻復加增修規模較宏敞而廟宇始成越五十餘年姜

公人烈擬建寢宮而未果至道光九年海昌查公揆來宰是邑因見摧剝過甚乃與邑之紳士耆庶謀重修於是北路郭家堡村生員李蘭祥民人李廷祥等捐施大殿後隙地一畝六分南北長十丈東西寬九丈六尺同城諸公如教諭柴公士珍訓導王公廷橫城守楊公治隆典史吳公竟成俱各捐廉襄事其他好義者輾轉相勸而重修之舉興焉工未竣而查公調任去事在垂成費用不給司事者擬暫停工以爲後圖夫九仞之山功虧一簣職司守土誰之咎歟余乃倡捐薄俸又集各鄉紳耆而謀之投資給役不戒而集計前後共得大錢四千餘串而工成矣計寢宮五楹東西配房各三楹東

西便門兩座圍牆皆新建也舊日之大殿月臺曹房樂樓等一律見新於修整中稍加改造間有新設者如樂樓東魯班廟三間則在事匠人等公捐也其司籍董工勾稽出入則有武舉李大成劉斌劉增理問李兆麟生員楊玉樹李人和李人偉武生王際平李人吉工書楊步安戶書王奉先禮書李香信兵書劉鶴鳴民人李人龍劉銳住持張天楷泥木匠賀桐史瑞塑匠李森石匠常世泰也自道光九年九月迄十年七月凡十越月而葺事邑請記於余用是撮其大畧勒諸石以誌起訖歲月並在事之姓氏云爾

新建魯般廟碑記

道光十年

教諭柴士珍

世嘗謂百工皆師事公輸子卽業工者亦莫不謂然蓋亦取法乎上之意也亦可見公輸子之巧足以深服人心雖千百年而其傳不替也已丑秋肥邑重修城隍廟工人雲集至庚寅秋工竣有木工賀桐石工常士太者謂諸工曰我輩被公輸師遺澤久矣木有本水有源盍思所以報之諸工曰唯唯遂於廟之東南隅創建三楹以爲供奉公輸子之所在事諸工咸捐貲庀材踴躍從事其不在事者皆聞風欣助不旬日而告成直顏之曰魯般廟非褻也從質也將使人廟者睹於目而了於心也時余適以書碑在廟賀工人長跼而請曰願乞一言以傳久遠余慨然曰子之志可嘉矣子藝者也乃

能溯厥淵源不忘所自如此子進矣藝也而進於道矣子洵
良工哉非子之好義不及此非諸工之俱好義亦不及此爰
書此以應之俾世之背師忘本者見之或亦慙然知愧也夫
文廟學宮重修碑記 道光十二年
訓導王廷模

教化之興其有所自起乎而
文廟之肅觀瞻學校之明禮義則興教化之重地也歷代以來
殷禮咸秩可謂盛矣至我

朝近二百年來隆師重儒加意庠序尤爲詳且備焉各府州縣
規模無不宏敞方面莫不整嚴崇儒重道宏選造大栽培禮
至鉅也典至隆也肥邑自康熙四年漳水泛濫

文廟與學宮俱被滄沒雍正九年邑宰 王公復創其基乾隆

三十七年邑宰 戴公大啟其宇於是自

大成殿以下莫不次第觀成重新廟貌迄今計之已歷五十餘年矣其間雖墻垣稍有傾圮棟宇稍有剝落經宰是邑者前有姜公繼有 沈公加意修理以故尙稱完整上年閏四月二十二日戌時地震以致

大成殿兩廡並各祠及周圍一帶宮墻倒塌甚多模等因就刺史

王公商議重修刺史慨然肩承以爲己任曰

文廟不整齊何以嚴對越學宮多損壞何以肅觀瞻於是捐俸以爲士民倡而士民亦皆捐貲樂輸以勸於後遂延武舉李

大成等共勩厥事鳩工庀材缺者補焉敗者易焉舊者新焉
勤垣墉而塗丹雘重修得

大成殿五間

啟聖祠三間東西廡各五間名宦鄉賢忠義節孝等祠各三間戟

門櫺星門泮池東西轅門照壁下馬牌西偏前面自照壁大

門儀門東西齋房明倫堂以至後面敬一亭一切門樓圍墻

自二月興工十月告竣外此魁星閣文昌閣均屬堅固可久

煥然一新嗚呼厥功偉矣豈不盛哉自茲以往祭以上丁入

廟者共嚴對越沐夫至教在庠者自肅觀瞻行見多士鼓舞

奮興文風不變廣

國家之教化於無窮矣棟不揣固陋因樂得而爲之記云

清漳書院碑記

道光十二年

知縣汪玉海

書院爲造就人材之所砥礪訓課不能無取貲以養其才則經費宜急講也肥邑舊有書院並無地租生息以充膏火將何以振士習而興文教耶余蒞任以來卽擬設法勸捐爰爲籌辦因收穫未甚豐稔暫緩施行去冬年穀順成乃延諸紳士公議按牌捐輸除置買家具等項外共存京錢壹萬壹千緡擬發典按一分二厘生息量入爲出用猶不足復將舊有學租歲入八十兩亦助度支試行一年後詳明各憲立案勒石院前以垂永久庶幾敬業樂羣尊師取友生童等品行

學問蒸蒸日上以仰副

聖主振興文教之至意當與各同志商請名師甄別生童錄取正

附課送院肄業未半年調任刑臺而去爰書顛末以記其事

修復義倉記

道光十一年

知縣汪玉海

昔周文公以官禮致太平於倉人藏九穀而外分設委積數
事掌之遣人鄉里以恤糶阨縣都以待凶荒咸給乎此其殆
後世義倉所由昉歟夫天災流行雖聖人不能彌堯有九年
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爾時之民卒未聞易其含哺鼓腹之
樂者非數邀振貸之殊恩而恃茨梁之贏積然上古民樸
耕三餘一已是比戶可封雖遇稔年勿嗟懸罄近世習尚奢

靡蓋藏者寡非上爲劑酌盈虛下鮮有能禦不虞者故我朝設立義倉令民輸穀而官爲之藏緩急先資無俟奏報誠聚民之善政也但具文日久良法美意寢以就湮而直省爲尤甚嘉慶十有九年宮保那公蒞節茲土經緯禮俗百廢俱修猶以直省爲畿輔奧區恐貽民瘼上煩

宵旰首咨此事

奏請振興

由

是士民歡躍官吏敬承不逾年而倉咸新穀漸實

矣猶慮各州縣未克實力奉行爲之酌籌經費俾歲葺乃倉毋虞紅朽 時必飭營學會同監收一體結報仍舉倉正

副二人典其事條誠再三法臻美備務使有司不敢視爲故

月夕集記 卷三十一
事吏不得緣爲奸行之數年已著成效而今夏磁邯一帶卒
遭震告

恩命未下而數萬灾黎嗚嗚焉不致爲磬鳴之鴻者非賴此穀之
先有以安集之哉是義倉之有造於民屬在邇封靡不共覩
余忝宰斯邑敢不實心經理以裕茲有備無患之善政也乎
爰查肥邑義倉舊址公置各鄉自嘉慶二十一年飭修時前
縣姜始移建城內之西街共倉廩十七間旁附二間道光八
年經前縣查復加完整足副積儲計舊貯穀五千五百九十
三石九斗疊奉委員清查如額靡缺余本年蒞任後倡率士
民續捐穀三百三十四石共貯穀五千九百二十七石九斗

此實貯之數也其歲修經費積有制錢六百千發高豐興典
存息自九年四月爲始歲可得息錢七十二千值興修時卽
由倉正副計工核銷無事假手書吏立法寢密積弊剔釐踵
而行之雖俟諸百世可也然稍存玩視奸蠹旋生猶願善繼
者知創復之艱共仰體

聖天子惠育黎元之意恪遵

宮保那公保民如赤計深且遠之謨勿弛勿侵用資蓄禦而
士民之服先疇食舊德者當屢豐旣綏其力易集尙克源源
輸赴義同聲庶鄉舉任卹之行邑登康樂之書子孫永保
不亦休乎余幸茲土沃風淳不能無厚望爰誌其經始俾勒

諸石以勿忘善政云

楊樹屏明府捕蝗碑記

教諭趙文濂

八月下浣北鄉紳士史紹勳等赴學告濂曰咸豐七年飛蝗蔽天蝻孽遍野所過之地禾稼一空今歲蝗災與七年等樹屏明府設法捕打蝗不爲害歲獲有秋欲刊碑紀其事非敢曰頌德歌功也良法美意垂示後人欲民知所取法耳濂曰是役也濂實贊成之知之悉言之詳不敢辭五月十七日偕明府赴舊店接楊稼生學使事畢共飯明府曰聞草螞蚱出恐爲田禾之害盍往察勘之偕至村東詳加審視大如蠅灰色與蝻異而穀苗被傷特甚明府謂濂曰何法除之濂曰捕淨飛蝗不令遺子上策也劄控蝗子禁於未發中策也蝻子

萌生挑濠捕打下策也漫無經畫任其蔓延則無策矣明府
深以爲然次日分路下鄉勸諭鄉民挑長溝以限之設布幔
以兜之一月以來殲斃幾盡而六月十六日北鄉以飛蝗入
境告矣明府馳抵東長橋等村巡查邊境凡與永年曲周交
界之處挑長濠三四十里以防外患各村毗連犬牙相錯之
處亦挑長濠五六里十餘里不等以防內患挑濠之工以丈
尺計欲其成之速而懶惰無所容也挑濠之費按畝攤錢欲
其事之公而貧富交相濟也夜間有火飛蝗叢集令民提燈
拾取輝煌遍野此捕於昏夜者也清早潮濕蝗不能飛令民
帶露攫取黎明卽起此捕於清晨者也子入土中無從辨識

令民刮去浮土孔穴密如蜂窠按穴挖之筩長二寸許子纍纍滿其中且有蠕動者以鍋炒之悉令焦黑不能復出矣此挖蝗子之法也蝻子之生色黑如蠅聚積一處跳不及遠令民相地方圓長短開挖大濠寬三尺深三尺濠底一丈開一小濠寬深一尺以樹枝鞋底等物驅入大濠復從大濠驅入小濠俟其將滿以石錘碎之以鐵掀除至濠外復加法捕打不三次卽淨盡矣此捕蝻子之法也城中設總局四鄉設分局以便收買蝗每斗穀二升每斤錢四十文蝗子每升錢一百文共收蝗數十萬斤蝗子數十石共用錢數千串穀數百石皆獨力捐辦此收買之法也三月以來奔馳炎風烈日中

不遑休息上策中策下策隨時損益次第施行出言阻撓者
撲責之從事怠忽者申飭之人力不給者調隣近村庄協濟
之周巡四境莫不皆然而北鄉恃有重濠內患得以殲除外
患得以抵禦較之永年曲周所獲多矣刊碑紀實思患預防
亦人所難已者因詳其條款次其原委以應史紹勲等之請
明府任怨任勞不居功不市德不敢以歌頌浮詞阿其所好
也

楊樹屏明府去思碑記

教諭趙文濂

同治癸亥二月十一日賊復渡河西犯肥鄉正當兵衝樹屏
防剿兼施不遺餘力二十日調署永年縣百姓驚懼不知所

爲二十六日余蔭軒太尊剿賊過縣紳民具稟懇留太尊恩
準轉詳三月初十日王蔭堂臬使札調行營辦理軍務非百
姓所得留矣然樹屏雖去百姓之思不容已也紳民告濂曰
公於咸豐已未到任頻年荒旱詳請緩征以蘇民困可思者
一也遍歷鄉村問民疾苦以通下情可思者一也捕捕打蝻
子蝗不爲災可思者一也給民麥種咸沐恩施可思者一也
赴公趨事見義勇爲可思者一也集思廣益從善如流可思
者一也然猶政之小者也修補城垣連年興工以資保障挑
挖城濠按村分工以均勞逸辛酉四月七月十一月東匪三
次擾亂清河曲周廣平皆以城池殘破失守肥鄉卒保無虞

政之尤可思者也鼎新城樓以壯形勢移建魁閣以振文風
打造軍器以備戰守教演練勇以振聲威壬戌十一月十二
月屢挫凶鋒難民入城者禁令森嚴盜賊屏迹民至如歸政
之尤可思者也漢何武居官赫赫名去後令人思况公之懋
著循聲上達天聽者乎則百姓之思何容已乎湖抵任後共
事將及二年知樹屏之善政及民非一端民之思樹屏亦非
一端所能盡也詳誌顛末勒於碑以慰百姓之思爾

肥鄉縣重修城池碑記

教諭趙文瀛

肥鄉自雍正辛亥錦川王公鑿池修城移復舊治迄今百三十年濠漸淤平城垣傾圮日甚可通人行者六段塌卸少次者六段內墻殘缺者數百丈皆不可緩之工也咸豐己未湘南楊樹屏明府抵任頻年旱蝗勢不暇及庚申八月城中有失盜者與劉光陞學博登城察驗見賊從城上出入共議曰小盜肆行無忌如此倘有風塵之警何以禦之乎方今海氛日逼宜及早圖之召紳士李占魁張夢星王琴堂分段監修未踰月而畢工三段樹屏意續修衆人以天氣漸冷欲俟明年光陞力排衆議且以身總督其事天漸回暖連夜興修又

畢工三段而人不能通行矣辛酉二月山東教匪倡亂肥鄉
正當兵衝樹屏尤陞共議城守城上海漫殘缺處行者往來
不通樹屏撥民夫運土填平守禦粗備四月賊入縣境胡盧
營民雖遷徙一空而防剿兼施幸而無事八月秋收甫畢仍
飭三人分段興工迄九月而畢工六段外牆之塌卸處完整
矣十月挑挖城濠計丈尺量遠近按村分工以均勞逸衆志
咸奮裹糧羣集五日工畢濠外遍栽棗刺以固隄岸而資捍
衛惟牛馬牆尙未修妥十一月賊從臨清渡河直抵城下難
民入城者咸得安全矣同治壬戌鼎新四城樓復修東西內
牆仍飭三人監工魁樓舊在東南隅嘉慶甲子移建東城礮

臺傾圮無存文風不振飭李占魁移復舊地真武廟舊在北城樓道光癸未移至北關形勢不稱飭王琴堂復安置北城樓規模恢廓煥然一新十一月十二日賊屢次滋擾難民入城者愈多矣癸亥正月賊氛少遠飭張夢星修北門外城樓及弔橋飭李占魁修東門外城樓及弔橋調四鄉木石以備修築二月賊渡河西犯四鄉焚掠幾遍城中難民二十餘萬人安堵如常賊兩次撲城且戰且修工未停止又以風雨時至城守維艱修城上窠舖十二座以便栖止分守四城者咸以爲便以故擾亂四十餘日賊不敢逼三月樹屏調赴軍營囑光陞及三人一手經理光陞監修牛馬墻親往督工三日

半而畢飭王琴堂修四城殘缺飭張夢星修西城門外城樓
飭李占魁修南門外及弔橋城上海漫場缺處運土修補五
月以次告竣而城池頓復舊觀夫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王公
設險所以守其國也兵興以來隣縣率以城池殘破屢次失
守肥鄉卒保無虞樹屏之造福生民者豈出錦川王公下哉
挑挖城濠民捐民辦經費不計城工經費計銀若干兩樹屏
捐廉倡率之光陛勸捐足成之張夢星李占魁王琴堂監修
歷四年之久張廷昭總司出納史紹勳采辦木植亦與有勞
焉得備書

肥鄉縣興復書院碑

趙文濂

國家稽古右文學宮而外設立書院學宮則領以儒官書院則督以山長互相表裏異流同源計至周典至鉅也兵興以來屢奉

諭旨興修書院以振文教而固人心經正兵興偃武修文未有急於此者矣肥鄉舊有清漳書院經費久缺無以造士興賢

濂

咸豐辛酉九月抵任與楊樹屏商議興復兵亂孔丞未暇

也同治癸亥十月樹屏自軍營回任各村叛黨以次伏法叛

產照例入官胡盧營逆首王大忠地僅三頃有餘樹屏欲歸

入學田濂婉辭曰公惠顧儒官意良厚但公在任書院不復

則興復無期矣首逆之地無多餘黨之地儘有亦在核實嚴

查耳樹屏以爲然履畝鈎稽逐人勘驗得地六頃二十九畝
每畝租價京錢八百文除去錢糧餘供書院經費事未畢升
任廣平府去寅惺甫抵任甲子二月與濂延請紳董設立規

條而所入錢文僅敷生童膏火漿賞及一切雜費延請山長

無款可籌濂曰儒官雖不應學院然督課生童詩文則儒官

職也姑且代理俟經費充足再議山長惺甫樂從定期開課

以迄乙丑倏及二年丙寅尋錫侯捐廉請李運之先生掌院

生童欣然感戴然係權宜之計未能經久八月諸紳董與濂

商議仿照成安邯鄲章程將數村差徭撥入書院則經費有

餘矣濂以爲可行懇求錫侯慨然應允方欲舉事丁憂卸事

十月李挹汀甫經下車以造士興賢爲已任一聞此事卽照原議撥入書院十五村每牌每年出錢三十五千其餘公私差徭一概蠲免仍請李運之先生掌院而書院經費於是乎始敷書院規模於是乎始定是役也樹屏成其始錫侯成其中挹汀成其終是皆仰體

國家稽古右文之意而以經正民興偃武修文爲心者也所以造福於肥鄉者豈淺鮮哉濂儒官也竭數年之力得從三君子之後聿觀厥成爲肥鄉人心幸猶爲肥鄉文教幸也

重修關帝廟碑

知縣李鵬展

關聖帝君精忠貫日義氣凌雲赫濯聲靈蟠際天地歷代奉祀

備極優崇至我

朝猶能大展威靈佑民輔

國

列聖崇奉典禮有加咸豐年間

文宗顯皇帝明降

諭旨升入中祀

御書萬世人極遍額頒行天下懸挂廟堂自省城以迄州縣各官

莫不敬謹將事恭承

欽命以答神庥下至商民亦各量力出資鼎新廟貌則

帝君威靈振興鼓舞未有盛於斯者也丙寅十月攝篆肥鄉恭謁

祠宇見天宮殿魏我墻垣峻整樸斲丹雘煥然一新詢問所
由始知雍正壬子前任王公建中卽舊基創建乾隆壬辰前
在戴公蔡勸晉商重修卽令晉商典司其事晉商遵諭於後
殿兩旁添建耳六間於後殿之前添建東西廂房六間以爲
獻戲酌神宴息之所又每年捐錢四十千募道人以司香火
敬謹將事委曲周詳嘉慶丁卯道光辛卯兩次重修獨立捐
辦同治乙丑又復重修九十餘年始終不懈以故完好如是
惟

文宗顯皇帝御匾尙未懸挂此有司之事非晉商所得預矣急搜
禮房久經頒發爰捐廉諏吉興工十二月下浣率僚屬敬謹

懸挂中間官紳商民之匾移懸兩旁以崇體制又因前面磚砌花牆氣抑塞不通撤去磚牆改建木柵高明宏敞視昔有加工畢仍令晉商典司其事遵舊章也或問曰官廟也晉商經營可乎應之曰

帝君解梁人與晉商鄉誼也考之禮鄉先生有功德於民者沒則祀於社况

帝君禦災捍患祠宇區天下者乎晉懋遷異省承賢令之命篤鄉鄉誼以答神庥可謂好義急公不忘所自矣又安知非

帝君威靈振興之鼓舞之出於不能自己乎使典守無人甫經經修復旋即殘毀無以修禋祀而壯觀瞻亦非我

朝格外崇奉之意也。廟雖屬官，晉商代修，卽宜晉商經營公私兩便於事，何傷乎？自時厥後，逐年修補，率由舊章，以仰體前任戴公委任責成拳拳雅意，是所厚望也。夫

重修觀音堂碑

教諭趙文濂

大倪庄東北隅有觀音堂一區，興造始末詳明僉憲郭公崇嗣碑。迄今幾三百年矣，棟折椽崩，鞠爲茂草。同治五年，因祈雨有靈，禦災有驗，疾病瘟疫，禱求輒應。村民重加修整，卽堂遺址建山門三間，大殿三間，中奉觀音菩薩，後殿三間，中奉古佛一尊，旁殿二間，中奉伽藍祖師，勤垣墉塗丹，煥然一新。而觀音堂頓復舊觀，門下士靳維邦、呂士秀、呂振基請

濂

紀其事夫兵興以來肥鄉之亂亟矣旱蝗交迫東鄉被災甚深焚掠類仍東鄉被兵甚酷卒能風塵不警易危爲安非神佛之庇佑不及此且水旱癘疫有求必應無禱不靈有功德於民者也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重修祠宇以答神庥非人心所不能自己者乎或曰自明隆慶二年重修幾三百年日就傾圮何神佛有靈於今無靈於昔乎曉之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禍福無門爲人所召人心向化天心自悔禍於其間昔則劫運未完雖有神佛力不能挽之今則休祥疊錫故在神佛莫之爲而爲之所以彌災兵遠罪疾者可不求其本乎因誌禍福緣由修建始末以應祈

維邦呂士秀呂振基之請堂東南隅有井一眼井內無數異
花作蓮花形香出井外亦一異也附記之